



作品

景汐

Jingxi

等你 许我 地老天荒

两心相悦，
他为她遮风挡雨；
浮华落尽，
她许他一世安宁。

暖心言情作家景汐倾情奉献，
值得广大粉丝期待的情感大戏。

中國華僑出版社

作者简介

蓝洁，笔名华陌，河北人。自2000年开始，独著或与人合著出书达几十部，如《温州人凭什么发财》《看看人家温州人》《方与圆——左右逢源的处世之道》《一生必须规避50个陷阱》《把话说得恰到好处》《聪明人比你会说话》《不只会说话，更要说对话》《美德家训——影响孩子一生的经典美德故事》《幸福的女人都健忘》《让你成为最美最可爱的女人》《男人的内心世界》《女人的内心世界》《男性心理健康书》《女性心理健康书》等。其中《女人的资本续篇》一书，曾登上北京图书大厦百名书排行榜，连续7周榜上有名。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等你许我地老天荒 / 景汐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113-5567-6
I. ①等… II. ①景…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6255 号

等你许我地老天荒

著 者/景 汐
策划编辑/周耿茜
责任编辑/文 喆
责任校对/王京燕
封面设计/尚世视觉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26 千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5567-6
定 价/32.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目录

楔子

第一章	横越欧亚
第二章	邵扬其人
第三章	重逢初恋
第四章	香水天才
第五章	经年往事
第六章	她的恒星
第七章	酒吧之忧
第八章	十指相扣
第九章	真心冒险
第十章	遗忘青春
第十一章	心中有梦
第十二章	冷若冰霜
第十三章	若即若离
第十四章	冰释前嫌
第十五章	温泉之约
第十六章	悠然时光
第十七章	告别初恋
第十八章	首次调香
第十九章	比肩前行
第二十章	情愫萌动
第二十一章	我喜欢你
第二十二章	斗兽之争
第二十三章	流言四起
第二十四章	抄袭风波
第二十五章	弄巧成拙
第二十六章	一纸诉讼
第二十七章	生病住院
第二十八章	执子之手
第二十九章	爱恋升温
第三十章	赠尔温柔
第三十一章	天壤之别
第三十二章	小别重逢
第三十三章	君子之约
第三十四章	香水盛宴
第三十五章	佛罗里达
第三十六章	初尝潜水
第三十七章	海底求婚
第三十八章	重回帝都
第三十九章	苦苦相逼
第四十章	不辞而别
第四十一章	蝴蝶微焰

尾声

楔子

沈陌醒在暮色浓重的夜里。

醉酒所带来的头痛感似要将她的脑袋紧紧箍住，她抬手揉揉胀痛的太阳穴，撑着手肘坐了起来。

她仰头迷迷糊糊地望着天花板，缓和了几秒钟的时间，这才突然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天花板她从来没见过啊！

沈陌拧着眉头回想之前的事情，只记得在君华包间里开庆功派对，同事猛劲儿给她灌酒，然后记忆就从某个时间节点开始彻底断了线，再然后……她不知怎么就被拐到了如今这个陌生的卧室里。

就在她茫然无措时，低沉而熟悉的声音从落地窗边传来：“你醒了。”

沈陌没想到屋子里还有别人，吓得“啊”了一嗓子，然后循声望过去，见到那人是邵扬，这才下意识地拍着胸口说：“是你啊……”

邵扬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眼中有被黑夜笼罩住的关怀：“还头痛么？”

“还好，不碍事儿。”沈陌努力牵起一个微笑，而后扭头四顾，犹疑地问，“这里是……”

“我家。”他顿了顿，又解释道：“本来已经送你到你家楼下了，但是没找到大门的钥匙，进不去，只好又回这儿来。”

沈陌点点头，也不多计较这些，她知道如果护送她的人是邵扬，就不会有什么需要她操心的问题。

低头看到身上穿着的依旧是出席宴会的晚礼服，沈陌觉得这也算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下一瞬，当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正坐在谁的床上时，她忽然就觉得不知该做何反应了。鸠占鹊巢？这个突如其来的认知印在她的脑海里，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她弱弱地开口：“那个，我要不然……”还是回我自己家吧？

想法是有的，可是不知怎么的，这后半句话沈陌却怎么也说不出，像是被某种依恋的情绪堵在了胸口。

邵扬将她欲言又止的模样看在眼里，彼此心照不宣。

“你再睡一会儿吧，现在才凌晨3点多。”他轻声说着，语气里是不容置喙的温柔，“我去客厅，你有什么事就出去叫我。”

沈陌点点头，没再多言，便目送邵扬稳步离开这间被她霸占的卧室。

房门开了又合，有一丝光线不经意间闯入她的眼眸。

沈陌还没来得及看清客厅的样貌，只隐约记得是很柔和的浅米色，而后，周遭就又恢复成夜色浓重的色调。

醉酒后的凌晨，本该困倦难当，可她却清醒得像是刚刚完成24小时的补眠。

柔软的双人床榻在这样的夜里显得太过空旷，沈陌翻来覆去地换了无数个睡姿，却还是难以入眠。

有太多抓不住也理不清的头绪在她心头萦绕不休，像是逼她起身去找邵扬说个清楚。

她知道不该这么冲动，可是当她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时，她已经起身去了客厅，并且就站在沙发旁边，一瞬不瞬地低下头，静静凝视着半睡半醒的邵扬。

他似乎没有睁开眼，含混不清地问了一句：“哪里不舒服么？怎么又醒了？”

沈陌摇摇头，随即想起来他应该看不到，于是又低声说：“有些事情想不通，你陪我说话，好不好？”

说完，也不管邵扬是何反应，她便自发地在沙发边缘坐下。

他们鲜少挨得这样近，隔着薄薄的被子，沈陌甚至都能感觉到邵扬的体温正穿透一层又一层的布料，一点点传递到她的腰上。

忽然心跳如鼓，连他是什么时候坐起来的都没有留意到。

邵扬轻不可闻地叹息一声，开口时声音有些低哑，如同染上了夜色的迷离。

“说吧，什么事？”

“我就这样留在你家里过夜，是不是……”她顿了顿，到底还是觉得尴尬，“不大合适？”

他似乎是笑了一下，只是笑容融在暖色的光线里，氤氲成她看不懂的情绪。

“徒弟醉酒回不去家，师父好心收留一晚，没什么不合适的。”

沈陌缓缓低头，心想邵扬总是这样，有本事把任何暧昧的状况扭曲成冠冕堂皇的样子。

可她突然觉得他这话并不准确：“庆功宴之后，我就不会再叫你师父了。”

他点点头，不以为意地说：“我知道，这事儿你已经昭告天下了。”

“呃？”沈陌有些迷惑地回头看着他，反问道，“我有跟你说过吗？”

“你岂止是跟我说过啊，你是在宴会上当着大家的面跟全世界说的。”

沈陌目瞪口呆，而邵扬却轻笑起来，开玩笑似的继续说道：“看样子你完全不记得自己的光荣事迹了，比如除了昭告天下你不要再当我徒弟以外，还亲口承认你喜欢……”

“我没有！”沈陌腾地站起身来，打断了他的话。

别的都可以聊，但无论如何，她不可以承认——她喜欢他。

第一章 横越欧亚

飞机在欧亚大陆上空平稳飞行。

这一路上，沈陌坐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戴着浅灰色眼罩，倒头睡得不知秋冬。

抵达苏黎世时，坐在一旁的邵扬回头对她说：“醒醒吧，到苏黎世了。”

可是沈陌显然没有听见来自身旁的召唤，回答邵扬的只有均匀绵长的呼吸声。

他费九牛二虎之力将她从睡梦中叫醒，一边摇她的肩膀，一边忍不住感慨：“一个小姑娘，怎么能嗜睡到这种地步……”

沈陌揉揉惺忪睡眼，捂着嘴巴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望向邵扬。

“……唔，到了？”

“岂止是到了，你再这么睡下去就要倒回到中国去了。”他揶揄道，“你绝对小时候是瞌睡虫口味盖浇饭吃多了。”

她喝了点飞机上赠送的矿泉水，意识清醒了不少，也笑着与他开玩笑：“师父，你说这样的话，有考虑过瞌睡虫的感受么？”顿了顿，又厚着脸皮说：“你又不是不知道，犯困本来就是我的常态嘛。”

邵扬无语地瞪她：“你居然也好意思讲？”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讲的？嗜睡是因为心里有梦嘛！”

因为心里有梦。

这6个字是沈陌的口头禅，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把它挂在嘴边念叨念叨，而且还总是念叨得十分郑重。

沈陌最早说出这句话是在3年前的秋天。

那时她去参加Stellar香水公司面试时，英明神武的面试官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一个理工科出身的女生，为什么选择香水行业？”

她当时的答案就是：因为心里有梦。

事实上，这句口头禅还有某些更深层次的意义，只不过这几年来，她一直选择憋在心里打死也不说。

其实心里有没有梦并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是，梦里有没有她想念的人。

自从3年前和叶远声分手，沈陌就只能在梦里寻找他。虽然明知道十个梦里总有九个是跟他没半毛钱关系的，可她仍然孜孜不倦地做梦，锲而不舍地寻找。

许是为了反复强化心里这份执着，很多时候，沈陌会不分场合、不看对象地乱用这句口头禅，结果常常导致一些不相熟的人被她雷得里焦外嫩。

然而，邵扬却不会。

因为他就是当年给沈陌面试的……英明神武的面试官。

作为Stellar的首席调香师，邵扬本来是不带徒弟的。奈何沈陌入职那段时间情况特殊，Stellar几位资深调香师集体跳槽。因为人手严重不足，邵扬也只好勉为其难将她收入麾下。

虽然收徒弟的时候不情不愿，但总的来说，这3年来邵扬待她还算不错。

很有才情的人大多很有个性，邵扬也不例外。

他不是个好脾气的人，经常被沈陌乱调出来的奇葩香水气得跳脚，也经常不给面子地数落她长了一颗“理工科出身的不可雕的朽木脑袋”。

不过数落归数落，之后他还是会耐着性子手把手教她怎么识香调香。

两人共事3年多，交集算不上有多深，但至少，她那句口头禅他已经可以像“梦有里心为因”这样倒背如流。

沈陌见邵扬完全没有要搭腔的意思，便自讨没趣地耸耸肩，也没再继续念叨她的六字箴言。

解开安全带，她指一指头顶上的行李架，厚着脸皮向邵扬求助：“师父，能不能帮我拿一下登机箱？”

“我要是说不能呢？”邵扬一边说着，一边已经把她的粉色塑料箱子从行李架上搬了下来。

“还是师父嘴硬心软！”

其实她是想夸他的，只不过夸得稍微有点委婉。

邵扬没搭腔，弯着食指敲了敲她的箱子，随后一脸嫌弃地说：“等下个月发了工资，你能不能换个材质稍微好一点的登机箱？”

沈陌无语地反问：“这箱子惹到你了么？”

“看着它碍眼。”邵扬频频摇头，很不赞许地说，“就这么个硬塑料材质的小破箱子，你是怎么好意思把它带出国的？也不怕丢了我泱泱大中华的脸。”

沈陌不惜以自我嘲讽的方式和他顶嘴：“你都好意思把我带出国，你都不怕丢了我泱泱大中华的脸，我有什么不好意思带我行李箱的？”

这话可是深深地戳到了邵扬的痛处，叫他一时无言以对。

邵扬远赴苏黎世，是来参加欧亚年度香水分享会的。

Stellar 作为恒星旗下主营女士香水品牌的子公司，在集团里也算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邵扬代表 Stellar 出席集团盛会，其意义自然不可小觑。

一般说来，像这种有头有脸的大事，都是和沈陌这种新人菜鸟八竿子打不着的。可邵扬临行之前不知怎么脑子一抽，跟公司提了个申请，顺带着把她也给捎上了。

其实邵扬对沈陌的期许也很简单。

他根本就没指望她能给师门争什么光，但至少，让她多出来见见世面，以后少给师门丢脸也是件好事。

可谁知，这一捎不要紧，正应了那句古话：一捎促成千古恨啊……

这次出差之前，他只在办公室里和沈陌打交道，还不觉得这姑娘有多值得操心，顶多也就是才情少了点，脑子轴了点，性格固执了点，口头禅说得太频繁了点。

可自从昨天他们从首都国际机场出发，邵扬就认清了一个不妙的事实——他这个徒弟，活脱脱就是个奇葩。

唱歌走调不说，还唱起来没完；吃东西飞快不说，还吃得最久；走到哪睡到哪不说，还有 50% 的概率乱说梦话；扎个飞扬跋扈马尾辫不说，还经常一甩辫子抽他的脸……

诸如此类的特点，简直手脚并用也数不完。

一想到这些，邵扬就觉得脑仁蹦跶蹦跶着疼，由此判断，带她来瑞士绝对是个革命性错误。

这边邵扬正忙着在心里对沈陌进行从头到脚的批判，另外一边，沈陌却偏偏不识好歹地又嘀咕了一句：“看吧，师父说的话也不全是对的，师父也有哑口无言的时候。”

邵扬真是连说教都懒得说了，索性拖着他们一大一小两个登机箱，直接奔着机舱门口的云梯走去。

“师父！你别走那么快，等等我哎……”沈陌一边扯着嗓子叫他，一边扭着身子在拥挤而狭窄的过道里杀出一条血路，努力追赶着邵扬的身影。

他本来完全不想理她，可走到机舱门口，不经意间回头瞧了她一眼，见她奔次奔次地往这边跑，莫名又生出些恻隐之心。

“走快点，慢慢吞吞的。”话虽说得不耐烦，脚下步伐却仿佛加了慢放特效。

沈陌看出邵扬在等她，赶忙加快脚步走到他身边，笑逐颜开地感慨了一句：“还是师父对

我好。”

“你也少不了报答我。”邵扬撒开两手，挑眉示意她，“自觉点吧，这两个箱子都归你拿了。”

“……”这心理落差也未免太大了点。

沈陌心里呜呼一声，暗暗发誓以后也不要赞美这个无赖的男人！

走出航站楼时，沈陌下意识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

北京时间凌晨3点，算算时差，瑞士当地时间不过才晚上9点钟。

瑞士的夏季，有着格外漫长的白昼。这个时间，苏黎世的天空仍能看到如火的云霞。眼前之景美虽美矣，却没能打动沈陌的心。

并不是她缺乏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是这双发现美的眼睛已经困得布满红血丝了。

沈陌浑浑噩噩地跟在邵扬身后，整个人都处于半梦游状态，边走路边点头，好几次差点把手里的行李箱都甩飞。

“师父，我们怎么去酒店？”

“酒店有专门来机场接人的大巴，大概45分钟一趟。”邵扬指着前方不远处说，“那边就是大巴车站，我们过去等着。”

“不能打车过去吗？我实在是困得睁不开眼睛了。”

“公司商旅给我们预定的酒店在苏黎世湖附近，从这里打车过去大概要40分钟车程，打车费应该在70瑞士法郎左右。”

沈陌恍恍惚惚地听完这番话，心里默念一句“坑爹呢，这是？”，然后可耻地沉默了……

邵扬似笑非笑地瞧她一眼，又戏谑道：“不然我们打个商量，你负责掏打车费，我负责跟你做朋友，怎么样啊土豪？”

“别、别这么无情嘛……”沈陌一脸乖巧相，“我还是听师父的话，乖乖站在这里等车吧。”

他故意逗她：“装乖卖巧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

沈陌闻言，立刻换了个策略：“那我坦白，你从宽，这样好不好？”

邵扬轻笑出声，一语道破她的小心思：“坦白什么，难不成你又打算给我表演‘以怂服人’？”

没等沈陌开口，他又说道：“你那句经典台词怎么说的来着？‘这个月工资还没到手，上月工资已经花完了，我现在兜比脸都干净’，我没记错吧？”

“……”这回沈陌彻底无言了。

拥有如此犀利的师父，简直是她前世修来的悲剧。

邵扬本来并不是那种“逮个屁嚼不烂”的人，可惜这会儿他等车等得实在无聊，又寻不到别的趣事，便只好不依不饶地继续拿自己徒弟开涮。

“看你都快睡着了，不然我出个脑筋急转弯给你提提神，怎么样？”

沈陌欲哭无泪地摇摇头，说道：“快别为难我了，困成这副熊样，脑子根本就运转不起来，就像被狗啃了一样。”

邵扬揶揄笑道：“快别为难狗了，就你这脑子，狗都不啃。”

沈陌又一次：“……”

她不得不开动脑筋，琢磨怎么才能在精神崩溃之前，顺利从邵扬的魔爪下逃脱。虽说她其实也想不出什么妙招，但是老天总不会绝人之路，恰在这时，盼了许久的酒店大巴徐徐进站了。

可是有谁能给她解释解释，为什么那辆花花绿绿的大巴停都没停一下，就直接开走了啊……

第二章 邵扬其人

沈陌不死心地追在大巴后面跑了几步，边跑边喊：“哎，哎，大巴你别走啊！”

与她相比，邵扬就淡定了许多。

他没有追着车跑，只是站在原地，看着大巴一点点行至远方。

等到沈陌跑得喘个不停，他才在她身后淡淡开口：“你再怎么喊，那个铁皮盒子也听不懂，还不如乖乖回来看着行李箱。”

“我知道它听不懂！可是……”她愤愤而回，走到邵扬身旁，继续鼓着腮帮子抱怨，“可是这个时间，国内都凌晨3点多了，而我们辛辛苦苦地飞过来，本来就很累，现在居然还要再站在这里等45分钟的大巴，天理何在啊？！”

邵扬本来想数落她几句的，可是低头看到她困倦的双眼，却又不忍心了。沉吟片刻，他到底还是耐着性子哄了哄她：“好了好了，知道你累，你委屈，可是咱们公事出差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再等等，听话。”

沈陌本来还想再抱怨一下的，可是邵扬都把话说得这样暖心了，她也实在不好意思多说什么。

她稍稍抬头，对上邵扬投递而来的目光，忽然意识到——他应该也很累吧。

这一路上，邵扬没比她少折腾一分一毫，而且还一直悉心地照顾她，也确实难为他了。

沈陌正想开口关心他，就看到邵扬从衣兜里掏出手机，神色专注地拨出一通电话，于是， she就把心里的一点温柔又咽回到肚子里，识趣地噤了声。

她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视线悄悄落在他的脸上，半晌忘记挪开。

他讲电话时眉头一直轻轻蹙着，仿佛在思考什么，又似乎只是在认真倾听。

邵扬讲英语，那是沈陌迄今为止听过的最纯正的伦敦腔。不说话的时候，他薄薄的嘴唇几乎抿成一条直线，坚毅又美好。

沈陌只顾着看他、听他，几乎忘了自己，也忘了自己的困倦与疲惫。

几分钟后，邵扬挂断电话，转头问她：“我刚才说的，你都听到了吧？”

“嗯嗯，听到了。”沈陌点头再点头，禁不住赞许道，“师父，你英语说得真地道，真好听。”

“……”邵扬简直无语问苍天，“我是来给你表演口语的么？”

深吸一口气，他耐着性子又给她解释了一遍：“我和酒店确认过了，刚才那辆只是临时加班车，10分钟后还会有下一辆大巴过来。”

沈陌抬头望着他的眼睛，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两个人对视久了，横亘于彼此之间的空气就变得微妙起来。

似是有些尴尬，邵扬移开视线没再看她，沉默半晌后，又淡淡地说了一句：“所以别着急了，累了也再坚持一下。”

不着痕迹的关心，来的恰到好处。

沈陌虽没多言，却觉得心都暖了起来。

自从坐上酒店大巴，沈陌就开始挡不住那股浓浓的困意。

起初她还只是有一下没一下地点头打瞌睡，后来干脆一脑袋靠在一个软绵绵的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睡了个天昏地暗。

她做了个梦，梦到自己是一颗豆子，在竹编的簸箕里颠来颠去。

沈陌以为这个簸箕就是岁月，所以拼了命地挣扎，想要冲出岁月的牢笼，回归大地，为

自己拼得一生自由。

可她却一不留神撞在了簸箕边缘，头破血流，眼看着就要挂在梦里了。

就在这时，叶远声出现在簸箕边，将她从万千颗豆子里挑出来，小心翼翼地捧在掌心，柔声对她说：“沈陌，我带你走。”

然后，梦就醒了。

耳畔传来比梦里还动听的声音：“醒的还真是时候，马上就到酒店了。”

沈陌脑子只醒了半个，一时没留意，徘徊在心底的名字就这么脱口而出：“远声？”

“……做什么白日大头梦呢你！”邵扬一想到自己是在替那个什么“远声”照顾她，就瞬间没了兴致，“醒了就赶紧给我起来，大脑袋千斤重自己不知道么？”

沈陌“哎！”了一声，这才搞懂状况，赶忙把“千斤重大脑袋”从邵扬肩膀上挪开。

“我睡傻了，不知道怎么就靠过去了……”她懊恼坏了，一迭声地说，“我真不是故意的，师父你千万别介意啊！别介意……”

邵扬活动一下酸麻的肩膀，没提介意不介意的事，只说：“你也少不了报答我。”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

沈陌仔细回忆了一下，然后自觉地说：“等会儿下了大巴，那两个行李箱我还想继续拿着！求师父成全……”狗腿成这副德行，她也真是给自己跪了。

邵扬瞥了一眼豁然开窍的徒弟，淡笑着回答说：“嗯，准了。”

很快，沈陌的用武之地就来了。

大巴停在酒店门外的地面车库。司机大叔似乎赶着去接下一批客人，不断地催促乘客们赶紧下车。

行李箱堆放在大巴后备厢里，沈陌下了车，很有觉悟地走过去拿行李，却被邵扬拦住。

“算了，你就在这儿等我，别乱跑。”

“哎？我还是跟你一起……”这话说了也是白说，因为邵扬很快就拿完行李回来了。

“走吧，去 check-in(酒店入住登记)。”

沈陌应了一声，加快步子跟了过去。

这是一家评不上星级的商务便捷式酒店，门面算不上气派，接待大厅也称不上富丽堂皇，好在室内装饰得温馨雅致，看上去很有些家庭旅馆的格调。

邵扬把两人的护照递给前台，一边等着办手续，一边和沈陌闲聊：“你刚才在大巴上梦到什么了？”

“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沈陌有些诧异，印象里邵扬很少过问这些琐事。

他转头对上她的视线，一本正经地说：“你当初面试 Stellar 时说过，选择香水行业是因为心中有梦，那么作为你香水行业的指导人，我觉得我有必要了解你都梦了些什么。”

“哦，”这么义正词严的理由，她根本没办法拒绝，“我梦到我变成了一颗豆子，很不安分的豆子，在簸箕里拼命挣扎，想要逃出去。”

“豆子？”邵扬拧着眉头沉思片刻，然后不解地追问，“那你嘀咕出来的梦话怎么是‘男神’呢？”故意没提“远声”二字，是因为他料定对沈陌来说，“男神”也是同一个意思。

沈陌闻言一怔，将信将疑地反问：“我……我说‘男神’了？”

“说了，而且还说了好几次。”他十分淡定地继续编瞎话，等着欣赏自家徒弟面红耳赤的窘样。

沈陌果然没辜负师父的一片期望。只要一想到自己做梦发春还说梦话召唤“男神”，她就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逃走。

前台小姐办好了 check-in 手续，将护照和房卡一起递到了邵扬手中。

邵扬拿着护照在沈陌眼前晃了晃，调侃道：“给我讲讲你男神的故事，这护照就还你，怎么样？”

沈陌禁不住扶额：“……师父，你能别这么八卦么？”

她不想讲，邵扬也懒得为难她。他朝她宽容一笑，率先迈开步子往电梯间走去。当然，她的护照依然在他手里托管。

舟车劳顿十几小时，他们都已经困倦难当。

电梯停在3楼，沈陌问也没问护照的事，与邵扬道了声“晚安”，便回自己房间梦约周公去了。

今年的欧亚香水分享会不同以往，主办方别具创意，史无前例地在苏黎世湖畔搭起了露天会场。

上午8点多，沈陌和邵扬一同出了酒店大门，沿湖畔石板路往东边走着。

“师父，你知道会场在什么位置么？”沈陌一脸茫然地说道，“我早上特意查了一下邮箱，邀请函里只说在苏黎世湖边，可没给具体坐标。”

“你乖乖跟我走就是了，操这份闲心做什么？”邵扬优哉游哉地反问，一副“地图自在心间”的神情，显然没打算继续跟她聊什么路况。

“给指个大概方向呗？”沈陌不依不饶地追问着，“要不然我总觉得自己哪哪都找不着，整天跟在你屁股后面闲溜达，像个板车似的……”

他被她的比喻逗得轻笑出声，四下环顾了一圈，指着身后的某个方向对她说：“大概就是那个方向，在湖的对面。”

沈陌纠结万分地拧起了眉头。

在湖的对面？而且还是完全相反的方向？！那他们现在到底为什么要沿着湖畔往东走……

邵扬似乎看出了她的困惑。

“我打算坐游艇过去，唯一的码头在东边，所以我往这边走。你如果实在想游过去……”他指着3尺开外的碧绿湖水，调侃说，“那就从这里蹦下去，然后转头往身后8点钟方向一直游一直游，动作麻利一点的话，说不定还有希望赶在午饭之前到达会场。”

旱鸭子沈陌走在邵扬身旁，灰溜溜地垂下了脑袋：“还是带我一起坐游艇去吧，买票的时候我还能帮你砍砍价什么的。”

他笑着逗她：“租一个小时的游艇才45瑞郎，而且留着发票回去还能找公司报销，我真想不通留你何用。”

“别、别这样无情嘛……”

沈陌一边说着，一边死皮赖脸地又往邵扬那边凑了两步。可她一不留神没控制好尺度，凑得太近，结果整个人直接就歪在了他的身上。

两个人的手背轻轻擦过，她敏锐地感觉到属于邵扬的温度，突然就有点紧张，“咻”地退开了一大步，只用眼角余光偷瞄他的反应。

邵扬难得没有借这个机会嘲讽她几句，只是自顾自地继续朝前走着。

他脸上带着平时惯见的浅淡笑意，眼底眉梢也没流露出任何不同寻常的神色，仿佛刚才被沈陌揩油吃豆腐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他。

这样一来，自作多情的沈陌就免不了要闹点小情绪了。

有意缓了缓步子，她不再和邵扬并肩前行，而是改成了尾随在他身后，并且还是以一副垂着脑袋、扁着嘴巴的不忿模样，闷闷不乐地尾随着。

这算什么事儿呢？都说“男女授受不亲”，就算他们是师徒，也不至于半点反应都不给吧？好歹他们也算是间接牵了个手啊……

沈陌越想越觉得不自在，很快她又意识到，其实对这些小细节耿耿于怀的只有她自己而已，于是乎，那种别扭的感觉就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头热”而迅速升级了。

第三章 重逢初恋

微妙的空气横亘于他们之间，从这边的湖畔小路一直绵延到远方的码头。

可能是因为心不在焉，也可能是因为心太在焉，总之，沈陌觉得这短短的一段路走起来有点纠结，也有点漫长。

邵扬扭头瞧了她一眼，问道：“早餐吃了3个培根两个蛋卷还没饱？怎么看起来没精打采的。”

“哪是没吃饱，就是吃撑了才容易犯困，而且昨天晚上也没休息好。”

“时差没倒过来，不是应该很困么，怎么会没睡好呢？这家酒店的隔音效果也还不错啊，我睡眠比你都浅，昨晚上都没觉得听到什么声响。”

“是很困啊，也很安静，可是我……呃，我有点儿认床。”沈陌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梁，像是被人抓住了把柄的小孩子，“不过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儿，今天应该就好了！”

邵扬微笑着睨了她一眼，语声里都带着笑意：“你这样子可真够操心的，以后出差都不敢带你来了。”

“别别别！”她连忙表态，“我以后再也不认床了还不行吗……”

他轻笑出声：“说什么傻话呢？你还真是没睡醒。”

邵扬本来还想和她闲聊几句，然而见她实在困得可以，也就不再勉强。于是，沉默伴随他们一直行至码头。

浅白色游艇在码头附近停泊得很是齐整，岸边有两个用硬质帆布临时搭出来的露天小棚子，大概是游艇的租赁点。

稍微近点的凉棚下，坐着一个蓝眼睛的男人。

凡是这种蓝眼睛的老外，在沈陌看来都是差不多的年纪——有胡子的一律50岁，没胡子的一律打个对折，25岁。

按照她的逻辑，眼前这男人应该还没过而立之年。

沈陌自知英语不如邵扬好，没有主动凑过去询价。待到邵扬和蓝眼睛老外攀谈起来，她才发现哪里不对——这两个男人讲话为什么非要用她听不懂的德语呢？虽说德语是苏黎世的官方语言，可英语是世界的英语啊……

本来说好了要帮邵扬砍价，可对于德语这种东西，沈陌确实是力不从心，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她乖乖地站在一旁，怀揣着一颗虔诚的心，对自家师父顶礼膜拜。

沈陌早就知道邵扬是个优秀的人，可这次随他出差，随着对他了解越来越多，她逐渐发现这男人不单单是优秀，简直就是不给别人留活路。

作为一名中国人，伦敦音迷死人不偿命，说起德语居然也流利得一塌糊涂；

作为一名调香师，他的嗅觉敏锐度在行业里绝对是一等一的好，不仅如此，他还满腹浪漫才情，只恨世间唯美元素太少，不够他信手发挥；

作为一个男人……

念头闪到这里，沈陌突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算起来她和邵扬相识也有几年的时间了，这竟然是她第一次用品评“一个男人”的眼光来打量他。而在此之前，他一直只是她最最敬重的师父，仅此而已。

沈陌的目光不着痕迹地落在邵扬身上，这一落不要紧，一时半刻的，竟就移不开了。

高挑而挺拔的身材，一看就是天生的衣服架子，再配上丰神、朗目、棱角分明的俊脸……这分明是言情小说男主角才能享受的高级配置啊！

早先她怎么就没发现自家师父竟然是这么个英俊的男人呢？沈陌一边悔不当初，一边忙着在脑海里搜刮与他有关的印象。

她记得每到夏季，邵扬就开始穿各种款式的白T恤来公司上班，一点都没个职业精英的样子，反倒像是大学校园里亲切干净的邻班学长。

今天不同往常，因为要出席正式场合，他一改往日的随性，难得穿了件短袖衬衫。质地考究的布料上印着水蓝色细格纹，低调又不失优雅。

许是讲究的衬衫有修饰身材的作用，沈陌望着邵扬的背影，觉得他的背脊轮廓很迷人，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起“坚毅、担当、沉稳”，以及很多很多属于男人的美好字眼儿。

有那么一瞬间，她差点把金海心的那首《阳光下的星星》哼唱出声。有句歌词这样唱：只想抱着你的背脊不想放……

思绪跑偏到这里，就隐隐有些不靠谱的意思了。沈陌赶忙给自己下发一张“STOP”黄牌，没敢再放任自己继续想更多。

趁她神游的工夫，邵扬已经利落地租好了游艇，还顺带着花几个小钱雇来一位“专业开游艇20年”的瑞士老头，省了他们自己动手掌舵的麻烦。

沈陌和邵扬并肩坐在甲板上，却怀着心事没去看他，自顾自地眺望远方。

清早的苏黎世湖很美，也很安宁。湖面碧波荡漾，波纹一直绵延到很远的地方。

徐徐微风轻拂面庞，这让沈陌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他们并不是去开会，而是在休闲度假，环游欧洲。

邵扬操着一口英伦口音的德语，和瑞士老头闲聊了几句，随后切换到中文，看着沈陌问道：“你一个人坐在那装什么文艺范儿呢？”

“嗯？”她回头看向他，淡淡地辩解，“没啊，我哪有装什么文艺范儿？”

“不言不语，目光放空，精准45度角仰望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就像这样……”邵扬一边说着，一边还像模像样地学了学她的样子，“这难道还不是装文艺的绝佳典范？”

沈陌一时也不晓得应该如何回应他的玩笑，索性只是笑了笑，什么都没多说。反正不论何时，微笑总是不犯法的。

邵扬侧着头打量她片刻，又开口道：“看你闲得怪无聊的，不然我给你普及普及知识？说不定对你以后研究香型配置也有帮助。”

“……哦，好。”她表面乖顺地点头应着，心里想的却是——其实是师父你闲得无聊了吧？想找人闲扯淡就直说嘛，还打什么“对研究香型配置也有帮助”的幌子啊……

“西方第一艘游艇出现在1660年，也就是英国查尔斯二世继承王位的时候。”他故弄玄虚地说，“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沈陌下意识就接了一句：“请问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于是乎，高大上的历史人文氛围瞬间就被蓝翔技校广告词给秒杀了。

碰上她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家伙，邵扬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沈陌也发现气氛哪里不对，赶忙主动打圆场：“呃，就当 I 刚才什么都没说，师父您继续讲……”

邵扬到底没了刚才的好兴致，索性一口气把重点都给说了出来：“其实游艇这种看起来很洋气的东西最早是从中国传出来的。大概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发明了靠人力踩动的木制浆轮，古时候将它称为‘车船’，或者‘车轮舸’，那就是游艇的最初模型。”

他的语速绝对比四核CPU的速度还快，奈何沈陌只长了个普标低配的双核脑子，突然灌输这么大的信息量，她觉得自己整个脑仁都快要卡壳了。

不过她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什么游艇、车船、车轮舸，而是——这和“香型配置”有半毛钱的关系么？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历史，纯粹就是拿来忽悠她玩儿的吧……

不待她想好如何回应，邵扬又说：“好了我讲完了，现在换个话题，你来换。”

沈陌半晌没言语，忍不住在心里默默吐槽自己。

她还有脸把自己称作“拥有自主思维能力的高等灵长类动物”么？从刚才开始，她的思绪就一直被身旁这男人牵着鼻子走，完全不受她自己控制。

比如此刻，她那颗单纯无知的双核大脑袋又开始拼了命地运转——换话题？换个什么话题呢？这地方碧水蓝天的，是不是应该聊点小清新的话题才比较应景？

游艇不急不缓地驶离湖畔，只一会儿的工夫，就已行至湖的中央。沈陌坐在甲板上，身子时不时地随船晃动，如同摇摆纷飞的思绪。

见她半天说不出话，邵扬热心提议道：“既然你没话说，不如礼尚往来，你也给我普及个知识？”

“好！好！好！”沈陌完全不知前方有诈，忙不迭地应了下来，“你想听哪方面的科普？只要我知道，一定据实相告！”

她以为只要忽悠邵扬随便找个话题，就可以一秒钟解决她所有烦恼。谁知天不遂人愿，他竟然……

“刚才我给你科普了游艇发展史，现在换你给我科普一下你梦里的男神。”陈述句，志在必得的陈述句。

听闻这话，沈陌悔得肠子都打结了！

早知如此，她就应该主动跟他聊点小清新的话题啊！比如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明天吃什么……

沈陌本打算支吾几句，糊弄了事，无奈却被邵扬一探究竟的视线瞧得头皮发木，末了只得结结巴巴地开口：“这个，你是说我梦、梦里的男神啊……”

她咽了咽口水，酝酿下情绪，继续说道：“其实我梦到的那些青春往事小美好，都已经是过去时了，根本不值得拿出来念叨。”

蒙混过关成功否？

否。

“青春往事小美好？”邵扬饶有兴致地瞧了她一眼，剑眉微微上挑，继续不依不饶地追问，“你梦的是初恋小男友吧？对了，他叫什么来着，远声？我应该没记错。”

碰到这种人精一样的师父，沈陌只能咬咬牙，从实招了。

“没错，是我初恋，名字也没记错。不过我和他分手已经好几……”年了。

最后两个字，在她隐约看到那个男人的身影时，彻底消音了。

远处岸边码头，清瘦如许的他驻足在一排排游艇的尽头，依旧玉树临风。只不过是忽然之间，他就成了整幅画卷里唯一的焦点，攫走她全部的目光，半点余地也不留。

叶远声！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怎么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沈陌几乎不敢相信，时隔3年，他居然真的从梦里走来，一直走到了她的视线里。

诚然，初恋往事已是过去时，可她对他的感情呢？

怔怔地望着遥不可及的初恋，有那么一瞬间，沈陌不得不对自己诚实——她努力过千百次，却还是没有忘掉初恋的甜蜜与微酸，从来都没有，直到现在也没有。

心念流转，悸动使然，沈陌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来，匆匆往甲板的边缘走了几步。她想离他近一点，想隔着蒙蒙水雾，将他的轮廓看得再清楚一点。

然而，只一晃神的工夫，叶远声已不在刚才的位置。码头那边，只剩下两个相隔数米的凉棚，遥遥地嘲笑着她的不舍和笨拙。

“沈陌，你在甲板上乱跑什么？给我过这边来！”邵扬不知何时出现在沈陌身侧，不轻不重地捉住她的小臂，将她从甲板边缘拖回到安全的地方，“老实在这儿坐着，再胡闹直接扔你下去喂鱼。”

她知道，师父关心她。可初恋如幻影，她到底还是绕不过胸腔中钝钝的疼痛，而且这种疼痛因邵扬的关心而变本加厉，一发不可收拾。

沈陌抬起头，木木地望着逆光而立的他，好久好久都没有说出一个字。

第四章 香水天才

游艇按部就班地驶向彼岸，可沈陌那颗饱受刺激的小心脏，却一直没有按部就班地平静下来。

心里越是翻江倒海，表面越是平静。所以航线的后半程，师徒二人始终沉默，沉默，再沉默。直到船将要靠岸时，邵扬终于忍不下去了。

“刚才在码头闲溜达的男人，就是你的初恋？”他不过是没话找话，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显然不需要她回答。

沈陌半点反应也没有，只管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像个神经病一样与自己对话。

她有点怀疑，也许刚才看到叶远声，只是白日梦一场。可是很快，她又将这个念头全盘推翻了。既然邵扬也看到了他，那么，就不是梦。

邵扬顿了一顿，见她依旧在神游，便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这可真不怪我说你啊沈陌，你挑男人的眼光，也真是不怎么样……”

“我挑男人眼光好坏关你什么事？！”这是沈陌破天荒头一遭以下犯上，对邵扬怒目而视，丝毫不肯示弱。

激将法初见成效，邵扬莞尔一笑，轻声说道：“乖徒弟，总算又活过来了。”

沈陌怔了一瞬，而后领悟他的一番好意，心中免不了五味陈杂。

“对不起，谢谢……”

邵扬觉得在这种时候，自己应该温情脉脉地说一句“傻徒弟，别想那么多”。可事实却是，他还是不大习惯用一本正经的语气与人交谈，尤其交谈对象还是沈陌。

“你用一句话给我描述了一个真理——女人，果然是地球上最情绪化、最难以捉摸、最不尊重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种。”

见缝插针，插科打诨，这才是传说中的邵扬 style。

沈陌禁不住想，有这么个别具一格的师父，其实也挺好的。想着想着，终于苦着脸笑了。游艇恰在这时停靠在岸旁，百余米远的地方，就是欧亚香水分享会的露天会场。

工作模式即将开启，沈陌一边整理心情，一边跟在邵扬身后走上堤岸。

来瑞士之前，沈陌就知道邵扬在香水领域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可直到今天，当她亲眼看到一拨又一拨的外国老头主动过来与他握手攀谈，她才忽然意识到，这个男人竟然不可小觑到这种地步！

她的师父，是万众瞩目的“Perfume Genius(香水天才)”。只是这样想想，莫名的优越感都会油然而生。

沈陌跟着邵扬沾了不少的光，顿觉神清气爽。且不说心头阴霾一扫而空，单看她走路的姿势，都明显比以前洋气了许多。

几轮寒暄过后，一个看起来颇为资深的秃顶老头走到近旁，一脸谦逊地与邵扬聊了几句香料选购的事情，然后话锋一转，好奇地问：“邵先生，请问您身边这位美丽的女士是……”

“徒弟”用英语怎么说来着？

就在沈陌单词卡壳之际，秃顶老头已率先反问：“她是你的徒弟吗？”

“不，”邵扬礼貌地对他微笑，毫不含糊地纠正道，“她是我的 Companion。”

沈陌脑子一蒙——Companion？！这单词歧义可就大了……

她很清楚，邵扬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同伴”。可是很明显，秃顶老头将它理解成了“伴侣”，所以才有了接下来的“愿主祝福你们”。

邵扬笑着说声“谢谢”，顺势搂住了沈陌的肩膀。那样恰到好处的亲密，简直是当众秀恩